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雍也篇」第二十七章。

【子見南子。子路不悅。夫子矢之曰。予所否者。天厭之。天厭之。】

「吾預備時雖辛苦，還不覺得，講的能不能契機就難說了。」這章雪廬老人一開頭，他講《論語》預備的時候，花很多精神、時間查資料，雖然很辛苦，還不覺得，講得能不能契合大家的根機，就很難說了。「你們聽了將近一年，略微開了悟性，但是因為底子差，所以吾不知你們的領略如何。」這是當年雪廬老人給蓮友講的《論語》，講了將近一年，大家聽了也大略有開啟了悟性，但是因為基礎底子比較差，所以也不知道大家的領略是到什麼程度。

「今天要講的這一章很難講。書不能不讀，但是孟子說：盡信書不如無書，因為書很多，有害人的書，而且還有注《論語》的人罵先賢，後來的學者看了就以為有理，跟著群起而罵之。這種情形說是一唱百和還算溫和，說是一犬吠影，群犬吠聲就苛了。《詩》亡而後《春秋》作，《春秋》又不懂，才有《三傳》，更苛了。這樣仍然無效，仍然不往好處走，所以雖然苛也不為過。今日之下，不能不苛。」這一段雪廬老人講這章書很難講。也不能不讀書，但是有些書是害人的書，這些書有好的、有不好的。又舉出《詩》亡才作《春秋》，孔子作《春秋》。《詩》沒有了，才有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又不懂，才有《三傳》（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、《左傳》），講得就比《春秋》更白了。這樣《三傳》出來還是沒有效，還是不往好處走，所以講得比較苛，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。

「陶淵明說：好讀書，不求甚解，諸葛亮是略觀大義，因為古代有些書太過費言，可以只取其中的大義，而遺去言辭。只要知大義，就可以辦事。諸葛亮未出隆中，就能說出天下可三分，你能夠嗎？孔明一生辦多少事，輔翊阿斗，六出祁山，拼著命，比起曹操、司馬懿如何？諸葛亮講究人格。」那舉的讀書，舉出諸葛亮他的才能、他的學問。下面就要講到這一章的正文了。

『子見南子』，「子見南子章，自古以來沒有解決，有沒有這件事實？有人主張有，有人主張沒有，《論語》一書是孔子弟子所編，必定是實有其事，但是不知如何講而已。」這章書記載，孔子去見南子，拜見南子（衛靈公的夫人），有人說有這個事，有人說沒有。《論語》是孔子的弟子所記載，也必定是有這個事情，但是有這個事情，對這樁事情不知道怎麼講而已。

「孔子到衛國，當時的衛靈公，是糊塗蟲，而南子夫人好淫」。孔子到衛國，「見衛君是應該的禮節，去見南子是為了什麼緣故？《朱注》云」，《朱子注解》講：「古者仕於其國，有見其小君之禮，禮儀中有見君夫人的禮。但是查遍禮書，都沒有這種禮。」這是《朱子注解》裡面他的解釋，孔子為什麼要去拜見衛靈公的夫人南子。他注解說，是禮儀也有拜見君夫人的禮，但是查遍《禮記》這些書都沒有記載有這種禮。「若到今日，總統出國帶著太太，大使也是如此，就必得要見了。」古代是不一樣，古代的君夫人她沒有跟國君一起出去。現在不一樣了，現在時代不一樣，總統出國都帶著夫人，現在這個時代也必得要見。

孔子見南子，『子路不悅』，子路就不以為然。「子見南子，子路不悅。子路是痛快的朋友。」子路覺得不妥。

『夫子矢之曰』，「矢，有一說是誓願，有一說是陳說，這兩種說法都不通。」有一種說法，是說孔子發誓願；有一個說法，就

是說他是陳述來說明。這兩種解釋、說法都講不通，「因為孔子不必對子路發誓，也不能對子路陳說。」因為孔子是子路的老師，他也不必要、也不可以對子路陳說，陳說就是現在講彙報的意思。「另一種說法是作直（直接的直），可以採用此說，意思是直接告訴他說。」這個是「矢之曰」，直接告訴他。

『予所否者』，這個否就是否，可否這個否。「否，不對。有一種說法是不也，另一種說法，讀作否泰的否，吾道遭到否。」所以念「予所否者」，否認這個否。另外一個字讀作否極泰來這個否，吾道遭到否。

『天厭之，天厭之。』「厭，有一說法是棄捨，另一說是閉塞，還有一種說法是當夢魘，自己不能做主。」

「這一章有三種說法：第一種說法：孔子發誓說，若我有幹了不對的事，天厭棄我。」如果這個說法，「這樣孔子就不像孔子了。」所以這個說法也說不通。

「第二種說法：我今遭到否遇（或者講否遇），是上天要閉塞我。這種說法比較和平。」

「第三種說法：我如果不如此作，南子雖壞，天還是保佑靈公，不會亡國，我有什麼辦法？」

「以上各說都講不通，知道有這麼一說就可以了。」以上這三種說法，雪廬老人講，三種說法也講不通。我們知道有這麼一說，有這個說法就可以了，這個當中我們就持保留態度，這樣就好了。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